

陈大岳

胡老师早年在概率教研室，后来换到信息教研室，数学学院成立时是信息科学系的负责人。那时候学院的办公条件很差，概率统计系和信息科学系就在老化学楼的二层东边一半，我就在这个时候认识胡老师的，胡老师的睿智豁达和风趣幽默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数学学院发展到今天，能有一些成就，靠的是像胡老师这样的广大教师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甘为人梯。去年我们接到寻找教育世家的任务，我们周围不乏父子皆为名师的例子。出乎意料的是，一家三代都为教师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所以学院找出胡老师的事迹，我们还是非常自豪的，这份材料报上去还没批下来，胡老师却先走了，虽然生前未能看到这项荣誉，胡老师以自己一辈子的行为做到了“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耿直

胡德焜老师为中国与日本的统计学交流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1983 年在胡老师的牵线和积极组织下促成了 1984 年在北京大学举行了第一次中日统计会议，直至 2010 年在成都举行了第十次会议。1989 年 4 月，在胡老师的积极推荐下，我非常荣幸地到北京大学概率统计系任教。沉痛悼念胡德焜老师。

吴岚

胡德焜老师对我们金融数学系精算方向的建设贡献巨大，退休后也非常关心我们。胡老师的睿智和风趣幽默是标签性的，想他去了那个世界也会带去快乐的。愿逝者安息，永远怀念胡老师。

叶抗生

我与胡德焜老师原都是概率教研室，当概率统计系成立时，他给了我很好的建议，至今仍感激他的真诚帮助。胡老师不仅艺德双馨且风度翩翩与低调，愿胡老师在天堂快乐，永无病痛，我们永远怀念你！请张老师节哀顺便，多保重！

龚光鲁

德焜仙去，十分痛惜，也引起我近 60 年的回忆。我在北大数学系当教员。自 61 年从下放地斋堂回校后就与胡迪鹤在 18 斋同一宿舍。63 年后又与胡德焜、甘章泉是同一宿舍的室友。章泉比我大 5 岁，是我们的老大哥，日前仙逝，已为一痛。德焜能干，对人宽厚，乐于助人。一直到 68 年这个同宿舍的共同体才散了。78 年章泉去广播学院与家团聚，87 年我去了清华萧树铁先生麾下。北大文革前概率统计系的教员现在只剩下孙山泽，调走的汪仁官，董自励与我（张绪定，郑忠国那时是研究生，钱敏平尚在高等数学教研室），与我曾同一宿舍的只剩下附中老校长陈剑刚、董自励。如今我已远超平均年龄，算是用从别人借来的时间帮他们多看几眼如此辉煌的中国与精彩的世界，为此真要好好活着。可干可不干的事尽量干，因为这不一个人而是肩负着一批人期望，特别是先我走的人。此乃哀痛之余的激励。

广东工业大学刘远志

沉痛悼念胡老师。

中船 716 研究所董志荣

深切悼念胡德焜教授！

悼唁胡德焜同学

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56-级数学专业同学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

惊悉胡德焜学友逝世，我们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56-级同学都十分悲伤和痛惜。在此表示深切的哀悼，并请代向胡德焜教授的家属表示我们的亲切慰问与悼念。

自从 1956 年我们入学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六十多年来，他以其难能可贵的人格魅力：发自内心的热心，对同学们的真诚实爱，自然而然成为同学们的贴心的娘家人与校友活动中为大家倾情付出的主心骨。他那俊朗的身姿，对同学的友爱，遇事从容，热爱生活的积极的人生态度，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他还为我们年级同学建立了微信群，它从最初联络 56-4 小班，后来扩大到整个数学专业。这个群从初建到重建（中间被封过一次）到扩建，时时处处都有胡德焜的操劳。他留给我们的这个群，让我们昔日的同窗能天天见面，互通讯息，也是我们对他永久的纪念。

胡德焜同学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愿张惜光同学节哀珍重。

敬挽

2022 年 3 月 19 日

佚名

2022 年 3 月 23 日。24 时过去了。我们的同窗。焜真的走了。一直到他去世，我们才知道他得了癌症。可是他一直坚持工作，不断地帮助别人。坚强地，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要向他学习，克服面临的困难，勇敢的多活几年。把患老年痴呆的老伴，平静地，不带悔恨地，走完最后一程。我也能够无愧于心的，到那边再和他交朋友，得到他的帮助。好好的，再过一生。感恩。

佚名

昨天凡是惊悉胡德焜辞世的老同学，无不悲伤，无不痛惜，昨晚必是难以入眠之夜。当我们毕业分配纷纷离开母校后，留校的老同学自然地成为娘家人，难能可贵的是胡德焜因为真诚实爱，因为发自内心深处的热情热心自然而然成为贴心的娘家人，从我们小班开始后来已成为全年级三个班校友活动的主心骨。

记得二零一零年上海举办世博会，胡德焜倡议借世博会的东风在外地举办老同学的聚会活动，很快被大家认可，为此从策划到组织，从日程安排到行程路线，一切都是那么仔仔细细，周周到到。上海的全体老同学更是心里乐开了花，足不出“沪”看到了那么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面时那个开心高兴，无拘无束，笑声不断，说不完的话，似乎从来也没有分开过，一群六十岁的老人立即成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我记得胡德焜致了简短的开场白，仍然是不紧不慢，轻声细语的一口京片子。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为相聚之欢愉，更是感激主事人为大家倾情的付出。大家笑了，从国外赶来的奚载青夫妇笑了，胡德焜也笑了……

不会忘记我们这个微信群的创立也是胡德焜倾了心尽了力，最初是我们小班的，后来扩大到三班乃至二班。这个群从初建到重建到扩建，时时处处都有胡德焜的操劳，是我们的好群主。他留给我们的这个群，让我们昔日的同窗能天天见面，互通讯息。

老胡走了，突然好伤感。真的是生无可恋了。还记得，他去年最后还帮我们联系了老董，了却了 64 年的心愿。感恩老董，感恩老胡。我的一生经过多次磨难，得到好几个贵人的帮助。但是我最崇敬的人就是他。我一直叫他火昆儿，没有之一。

哭·火昆儿

遥记当年大食堂

满堂新生饭菜香

有幸与君同一桌

听君爽朗北京腔

儿化语音如唱歌

醉倒外省农家郎

饭罢同往九斋走

走到宿舍方知晓

我俩同班是同窗

亲近之情油然而长

从此经常同自习

他慧我拙帮解惑
为表感激改称呼
叫他火昆儿均欢畅
亲切称呼叫了六年
门门功课得他帮
毕业之后分两地
各忙教学少来往
多次相邀北京聚
自惭形秽不敢往
今日竟然匆匆去
叫我怎能不断肠